

◆鮑厚星等著

湘南土話

論从

湖南省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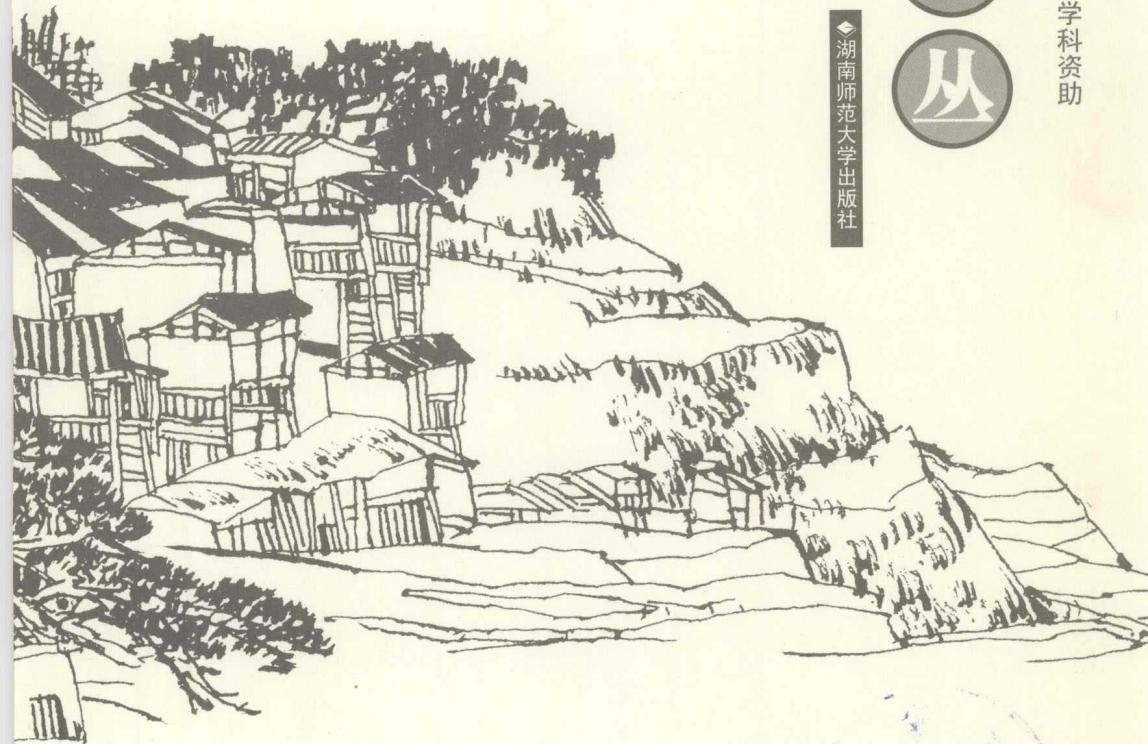
# 湘南土话

## 论

## 丛

◆ 鲍厚星 等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南土话论丛 / 鲍厚星等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 - 81081 - 446 - X

I. 湘... II. 鲍... III. 湘语—文集 IV. H17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463 号

## 湘南土话论丛

鲍厚星等 著

◇责任编辑:曹爱莲

◇责任校对:胡晓军 蒋旭东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www. hunnu. edu. cn/press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70 ×960 1/16

◇印张:25. 75

◇字数:382 千字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1—1500 册

◇书号:ISBN 7 - 81081 - 446 - X/H · 041

◇定价:40. 00 元

## 前 言

湖南南部的大多数县、市处在双方言范围。这里的双方言是指官话和土话，官话属西南官话，土话在学界被称为湘南土话。在这个地区，一般情况是对外讲官话，对内讲土话。官话内部虽然不无差异，但统属西南官话不成问题；土话却是另一种情况，不仅各县市土话不一致，就是一县之内也有种种不同，若各说各的土话，彼此不易交际。

1935年秋天，赵元任、丁声树、董同和、吴宗济、杨时逢等来湖南调查方言，已经发现了湖南南部部分县市在官话之外还存在土话的情况，但当时的工作是在长沙进行，由于受到发音人条件的限制，土话未能正式调查，凡有官话和土话并存的县市，最后进入调查报告的正式材料都是官话。不过，在调查报告的综合材料“极常用词表”中仍可以发现对土话的部分记录（参见本书谢奇勇《〈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的“湘南土话”》）。

在1960年由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普查组编写的《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中，也有关于湖南南部土话的反映：“湘南道县、宁远、江华、江永、蓝嘉（笔者按：即蓝山、嘉禾）等地大片地域有双重方言。一种是汉语土话，音系较为特别，外人不易听懂；一种向外交际的读书音，则又接近西南方言。”该报告对蓝山、嘉禾两地记录了土话，其余各地记录的仍为官话。

当“六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湘南土话同畲话、儋州话、乡话、韶关土话等一起列入“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未分区的非官话时，湘南土话研究的重要性无疑得到了确认。

李荣先生在《汉语方言的分区》（系《中国语言地图集》图[A2]与图[B8]的说明稿）一文中多次提出湘南土话，其中有两处这样说：

凡是未分区的方言，无论官话还是“非官话”，包括湘南土话在内，都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以扩充方言工作者的眼界。

湖南省南部十六个市县的交际语是西南官话，命名为湘南片。各市县内还有土话。湘南土话与韶关土话的关系有待调查研究。

湖南的方言工作者深知湘南土话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一项历史使命，必须认真地肩负起来。在经历了少数人的探索之后，我们组织队伍，集结力量，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湘南土话开展了调查研究。

从时间上说，大致可以从 2000 年 11 月在韶关举行的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划一条线。韶关会议的闭幕会上，湖南师范大学承担了筹备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任务。

从这个时候起，连续几年，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点把湘南土话的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这一点在学科点的方言方向上有着直接的突出的反映：

我们积极争取课题。在此期间获得了 200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湘粤桂三省区土话平话及其周边方言比较研究》（该项目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研究员牵头，我们湘粤桂三省有关人员共同承担），同时也获得了 2001 年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资助课题《湘南土话比较研究》。

我们把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和湘南土话调查研究的任务结合起来。在 2003 届的 4 位方言方向的博士生中，3 人的学位论文选题是湘南土话，以音韵为研究内容的是谢奇勇的《湘南永州土话音韵比较研究》，以词汇为研究内容的是罗昕如的《湘南土话词汇研究》，以语法为研究内容的是卢小群的《湘南土话代词研究》。

我们把深入实地做好田野调查当做最基础的工作。2001 年暑假期间，我们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先后奔赴湘南各地，调查了永州（岚角山）、蓝山（太平）、宁远（张家）、道县（寿雁）、江永（桃川）、江华（寨山）、嘉禾（广发）、临武（麦市）、宜章（大地岭）以及汝城、桂东一带的土话。

2002 年 11 月，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如期举行。

回首这几年走过的路，欣喜地看到一篇篇围绕湘南土话课题、深入实地调查写出来的论文，将为人们认识湘南土话的面貌提供更多的材料。

按预定的计划，我们编选了这个集子。集子里共收入 29 篇论

文,内容大致可分成以下五类:

外部比较,即湘南土话与非湘南土话的比较。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有陈立中、杨蔚、曾献飞的3篇文章。陈文认为“应当将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与湘语、沅陵乡话、吴语、徽语、东北部闽语及闽西客家话中存在的蟹、假、果、遇等摄字主要元音连锁变化现象联系起来,从更广泛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中去寻找这种现象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的答案”。杨文从韵母考察,发现“沅陵乡话、东安土话、宜章土话、江永土话与湘语、吴语‘神合’之处颇多”,并指出韵母的“这些语音演变影响了整个音韵格局,如果将它们看成是几种不相比邻的不同方言的自身演变的结果,用‘偶合’来解释不太解释得通”。曾文比较了湘南土话和南部吴语,认为“浙南和湘南在地域上相隔近千里,但在语音特点方面却表现出许多惊人的相似”,也指出“我们不能认为这仅仅是汉语方言发展中的一种偶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湘南土话和南部吴语可能曾经是同一种或差别不大的方言,湘南土话与南部吴语的关系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湘语与吴语的关系,即湘南土话可能是古湘语的一种”。外部比较的另一种情况是湘南土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也有3篇文章,作者分别是李星辉、蒋军凤、胡萍。李文和蒋文都是拿土话与当地的瑶语进行比较,而胡文却不同,作者调查了绥宁关峡苗族“平话”,指出它仍是一种汉语方言,并从它和湘南东安土话在音韵上存在的惊人的相似现象推断关峡平话与湘南土话之间一定有着某种深层的联系。

内部比较,即湘南土话内部差异的考察。本书收入3篇文章:罗昕如和卢小群分别对蓝山、嘉禾两地土话的内部差异进行了分析。罗昕如对蓝山土话有深入的调查,详见她的另一篇论文《湘南蓝山县太平土话音系》。卢小群把嘉禾作为研究基地,已于2002年出版了专著《嘉禾土话研究》。谢奇勇的《湘南永州土话声母类型比较》以永州市所辖9个县市17个土话代表点的语音系统中的声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带规律性的问题,以展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此文出自他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湘南永州土话音韵比较研究》。

语音描写、分析。本书选收了9篇文章,其中有的重在音系描写,兼及语音特点分析,如贺凯林关于道县寿雁平话的音系,罗昕如关于蓝山太平土话的音系,李星辉关于永州嵐角山土话和桂阳流峰

土话的音系,邓永红关于桂阳洋市土话的音系等。有的主要作土话语音特点的分析,如陈晖的临武(麦市)土话,彭泽润的宜章大地岭土话,谢奇勇的新田南乡土话,唐湘晖的桂阳燕塘土话等。在强调要加强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研究的时候,不是说就可以忽略方言语音的研究,对于湘南土话这样归属未明的方言来说,语音的描写和分析研究仍是十分重要的。

词汇、语法研究。罗昕如的《湘南土话词汇特征研究》出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湘南土话词汇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卢小群的《湘南土话指示代词的考察》出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湘南土话代词研究》(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湘南土话正需要开展全面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罗、卢的学位论文选词汇和语法(虽说是局部)为题,颇具现实的针对性,其意在开拓,在突破,在配合(湘南土话的全盘研究不能缺少词汇与语法)。伍云姬的《湘南方言中[ti]类动态助词的词源初探》是作者近年来的研究项目“湘南方言语法的共时和历时研究”的成果之一。文章从湘南的土话材料出发,提出湘南的[ti]类动态助词和湘北、湘东的同出一源,均来自‘得’。但它们的发展道路和进程并不完全相同”。伍云姬此前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湘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湘南方言的介词》、《湘南方言的代词》已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她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工作,但同时又是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点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一位重要成员。

归属问题探讨。专门讨论土话归属的,本书收了6篇文章,其中有关于单点土话归属的讨论,有关于某一类型土话归属的讨论,最后,还有关于整个湘南土话归属的讨论。汉语方言中不乏归属问题难定的例子,如今的湘南土话又算得上一个。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不要放弃探索。我们编选这个集子的目的或者说愿望,是想在探讨湘南土话系属的过程中起一些促进作用。集子最后的一篇文章,是谢奇勇的《<湘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的“湘南土话”》。此文是在精心研读、仔细梳理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它说明了一个事实,赵元任等前辈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记音方法记录过“湘南土话”。虽然记录的材料是不完全的,但前辈在我们湖南土地上调查方言留下的足迹,弥足珍贵。

鲍厚星 2004年6月

# 目 录

前言 ..... ( 1 )

\* \* \* \* \*

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中古蟹假果遇等摄字

主要元音连锁变化现象的性质 ..... 陈立中( 1 )

沅陵乡话、湘南几个土话的韵母研究 ..... 杨蔚( 20 )

湘南土话与南部吴语

——兼论湘南土话的归属 ..... 曾献飞( 31 )

\* \* \* \* \*

江华过山瑶语与江华梧州话声母的初步比较 ..... 李星辉( 45 )

湘南榴星土话和榴星瑶话的比较 ..... 蒋军凤( 62 )

绥宁关峡苗族“平话”的语音调查 ..... 胡萍( 79 )

\* \* \* \* \*

湖南道县寿雁平话音系 ..... 贺凯林( 88 )

湖南永州嵐角山土话音系 ..... 李星辉( 105 )

湘南新田南乡土话语音分析 ..... 谢奇勇( 124 )

湘南蓝山县太平土话音系 ..... 罗昕如( 139 )

湖南临武(麦市)土话语音分析 ..... 陈晖( 157 )

湖南宜章大地岭土话的语音特点 ..... 彭泽润( 176 )

湖南桂阳县燕塘土话语音特点 ..... 唐湘晖( 183 )

湖南桂阳流峰土话音系 ..... 李星辉( 195 )

湖南桂阳洋市土话音系 ..... 邓永红( 212 )

\* \* \* \* \*

湖南蓝山土话的内部差异 ..... 罗昕如( 234 )

湖南嘉禾土话的特点及内部差异 ..... 卢小群( 247 )

湘南永州土话声母类型比较 ..... 谢奇勇( 255 )

\* \* \* \* \*

湘南方言中[ti]类动态助词的词源初探 ..... 伍云姬( 278 )

湘南土话指示代词的考察 .....	卢小群(286)
湘南土话中表示“给”的字 .....	卢小群(306)
湘南土话词汇特征研究 .....	罗昕如(318)
* * * * *	
湘南东安型土话的系属 .....	鲍厚星(335)
试论湖南汝城话的归属 .....	陈立中(342)
汝城话的音韵特点 .....	曾献飞(349)
桂东话的音韵特点及其归属 .....	曾献飞(358)
试论江华寨山话(梧州话)的系属 .....	曾毓美 夏俐萍(365)
湘南土话系属问题 .....	鲍厚星(375)
* * * * *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的“湘南土话” .....	谢奇勇(389)
附:本书作者简介 .....	(400)
后记 .....	(402)

# 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中古蟹 假果遇等摄字主要元音连锁变化现象的性质

陈立中

## 一

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较普遍地存在中古假摄字今主要元音念[ $\text{o}$ ]的现象。例如湖南东安花桥土话白读音“假摄许多字读[ $\text{o}$ ]韵，如：巴=波[po ˧]”，其中开口二等和合口二等字白读韵母念[ $\text{o}$ ]，开口三等字白读念[ $\text{io}$ ]（鲍厚星 1998:41、110）。临武土话“假摄变果摄，‘巴’念[po ˧]”（李永明 1988:6）。宁远平话假开二麻韵和假合二麻韵“今读[ $\text{o}$ ]韵母”；“假开三麻韵逢精组和以母今读[ $\text{io}$ ]韵母”，“逢章组今读[ $\text{o}$ ]韵母”（张晓勤 1999:105）。

同时，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果摄字主要元音较普遍地念成[ $u$ ]。例如湖南东安花桥土话“果摄很多字读[ $u$ ]韵，如：歌=姑[ku ˧]”，具体地说是开合口一二等字白读韵母念[ $u$ ]（鲍厚星 1998:41、110）。临武土话“果摄变遇摄，‘多’念[tu ˧]”（李永明 1988:6）。宁远平话果合一戈韵见系字和个别帮系字今韵母念[ $u$ ]，如“过餽禾伙”和“婆”（张晓勤 1999:105）。

如果把上述读音与北京话及多数地区的汉语方言假、果摄字的读音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假摄	果摄	遇摄
在北京话及多数地区的汉语方言里主要元音的读音	a	o	u/y
在许多地方的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里主要元音的读音	o	u	?

乍看起来，中古假、果、遇三摄字的主要元音读音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区的许多地方似乎发生了一种“错位”现象，即假摄字主要元音后高化，混入果摄([ $a$ ]>[ $\text{o}$ ])；接着，果摄字主要元音高化，混入遇摄([ $\text{o}$ ]>[ $u$ ])。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一判断既不准确也不全面。

## 二

假摄和果摄字主要元音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的读音是非常复杂的，并不像上文所说的假摄念[ɔ]、果摄念[u]那么简单。

先看假摄字的情况。许多地方的假摄字的确是以[ɔ]为主要元音的。不过有部分地方主要元音念[a]，例如湖南新田南乡土话，这与北京话和其他许多方言假摄字主要元音的读音是相同的。此外，假摄字的主要元音还有几种读法值得关注：(1)念成舌面后半低元音[ɔ]，例如广东乐昌饭塘、三溪土话；(2)念成舌面后高元音[u]，例如湖南江永城关、道县小甲、江永桃川等地土话；(3)念成带有舌面后高元音[-u]或[-w]韵尾的复合元音，例如广东乐昌长来土话二等字韵母多念[ou]或[uou]，湖南冷水滩岚角山土话部分字韵母念[əw]；(4)念成舌面央元音[ə]，例如湖南江永城关土话。至于一些地方的少数三等字主要元音念舌面前元音[e]或[i]等，这有可能是主要元音由舌面后高位置向前运动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受舌面前高元音介音[-i-]的拉动或受普通话及周边方言影响的结果。以下是一些土话和平话代表点假摄字的读音情况<sup>①</sup>：

	马开二	茶开二	哑开二	借开三	遮开三	蛇开三	瓜合二	花合二
湖南桂东普乐土话	mo	cts'ɔ	ɔ	tʃio <sup>2</sup>	ctsɔ	ɛsɔ	ckɔ	ɛxɔ
湖南汝城文明土话	emo	cts'ɔ	ɔ	tʃio <sup>2</sup>	ctsɔ	ɛsɔ	ckɔ	ɛxɔ
湖南资兴兴宁土话	mo	cts'ɔ	ɔ	tʃio <sup>2</sup> /tʃio <sup>3</sup>	ctsɔ	ɛsɔ	ckɔ	ɛxɔ
湖南宜章赤石土话	mo	cts'ɔ	ɔ	tʃeɪ <sup>2</sup>	ctsɔ	ɛsɔ	ckɔ	ɛho
湖南临武城关土话	mo	cts'ɔ	ɔ	tʃio <sup>2</sup>	ctsɔ	ɛsɔ	ckɔ	ɛxɔ
湖南新田南乡土话	pa	ctsɑ	a	tʃia <sup>2</sup>	ctsɑ	ɛsa	ckua	ɛxua
湖南宁远张家土话	mo	cts'ɔ	ɔ	tʃo <sup>2</sup>	ctsɔ	ɛsɔ	ckɔ	ɛxɔ
湖南道县小甲土话	mu	cts'u	u	—	ctsiu	ɛiəu	cku	ɛxu
湖南江永城关土话	mu	cts <u>u</u>	v <u>u</u>	tsie <sup>2</sup>	ctsə	ɛyə	ckuə	ɛwə
湖南江永桃川土话	muo	cts <u>uo</u>	u	—	ctsiu	ɛiə	cku	ɛf <u>u</u>
湖南冷水滩岚角山土话	m	ɛzo	əjɔ	tʃia <sup>2</sup>	—	ɛzəu	ckəu	ɛxəu
湖南东安花桥土话	mo/	ɛz <u>o</u> /dzo/	ɔ/	tʃio <sup>2</sup> /	ɛtʃio/	ɛzio/	cko/	ɛxo/
	ma	dza	ia	tʃie <sup>2</sup>	ɛtʃie	ɛzie	ckua	ɛfa
广东乐昌长来土话	mou <sup>2</sup>	ɛt'ou	ou	tsi <sup>2</sup>	ɛtʃi	ɛfi	kuou	fou
广东乐昌黄圃土话	mo	ɛt'ɔ	ɔ	tsio <sup>2</sup>	ɛtʃo	ɛfo	cko	ɛho
广东乐昌饭塘土话	mo	ɛt'ɔ	ɔ	tʃua <sup>2</sup>	ɛtʃɔ	ɛfɔ	ckua	ɛhua

	马开二	茶开二	哑开二	借开三	遮开三	蛇开三	瓜合二	花合二
广东乐昌三溪土话	mo	ɛʃ'ɔ	ɔ	tʃe	ɛʃɔ	ʃɔ	kua	hua
湖南宁远东路平话	mo	ɛts'ɔ	o	tʃio	ɛtsɔ	ɛsɔ	ɛko	ɛxo
广西临桂两江平话	mo	ɛʃ'ɔ	o,	tsi	ɛʃi	ʃi	ɛko	ɛfɔ

再看果摄字的情况。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里，中古果摄字的确有不少地方以[u]为主要元音。不过也有一些地方果摄字的主要元音念[o]，例如湖南新田南乡土话，这与北京话和其他许多方言果摄字主要元音的读音是相同的。此外，果摄字的主要元音还有几种读法值得关注：(1)念成带有舌面后高元音[-u]或[-w]韵尾的复合元音，例如广东乐昌坂塘土话念[əu]，广东乐昌长来土话大都念[ou]，广西临桂两江平话部分字念[əu]，湖南桂东普乐、广东乐昌黄圃土话大都念[yw]，湖南宜章赤石、江永城关、江永桃川土话念[əw]；(2)念成舌面央元音[ə]或[u]，例如湖南道县小甲土话和湖南宁远东路平话都有部分字韵母念[ə]，湖南资兴兴宁土话多念[u]韵母；(3)广西临桂两江平话还有部分字韵母念舌面前高元音[i]。请看以下例字：

	多合一	歌合一	荷合一	婆合一	螺合一	坐合一	过合一	火合一
湖南桂东普乐土话	ctuw	ckuw	ɛxuw	ɛp'uw	ɛlvuw	ɛts'uw	ku	ɛxuw
湖南汝城文明土话	ctuw	cku	ɛxu	ɛpu	ɛlu	ɛts'ɔ	ɛku	ɛxu
湖南资兴兴宁土话	ctə	cku	ɛxo	ɛpə	ɛla	ɛts'ə	ku	ɛxu
							cko	
湖南宜章赤石土话	ctəw	ckəw	ɛhəw	ɛpəw	ɛləw	ɛts'əw	kəw	ɛhəw
湖南临武城关土话	ctu	cku	ɛxu	ɛpu	ɛlu	ɛts'u	ku	ɛxu
湖南新田南乡土话	cto	cko	ɛxo	ɛpo	ɛlo	ɛts'ɔ	ko	ɛxo
湖南宁远张家土话	ctu	cku	ɛfu	ɛpu	ɛlu	ɛts'u	ku	ɛfu
湖南道县小甲土话	ctə	cku	—	ɛpu	ɛlə	ts'ə	ku	ɛxu
湖南江永城关土话	cləw	cku	ɛfu	ɛpu	—	ɛtsəw	ku	ɛfu
湖南江永桃川土话	cləw	ckəw	ɛxəw	ɛpəw	ɛləw	ɛtsəw	kəw	ɛxəw
湖南冷水滩岚角山土话	ctu	cku	ɛvu	ɛvu	clu	ɛzu	ku	ɛxu
湖南东安花桥土话	ctu/	cku/	ɛvu/	ɛbu	clu	ɛdzu/	ku	ɛfu/
	ctə	cko	ɛyo	—	ɛdzo	—	ɛxo	
广东乐昌长来土话	ctou	ckou	ɛhou	ɛpou	ɛlu	ts'ou	kou	ɛfu
广东乐昌黄圃土话	ctuw	ckuw	ɛhvuw	ɛpvw	ɛlvuw	ɛts'uw	kvw	ɛhvuw
广东乐昌坂塘土话	ctəu	ckou	ɛhou	ɛpou	ɛlu	tʃ'əu	kou	ɛhou
广东乐昌三溪土话	cto	cko	ɛho	po	ɛlo	ɛtʃ'ɔ	ko	ɛho
湖南宁远东路平话	ctə	cku	ɛfu	pu	—	—	ku	ɛfu
广西临桂两江平话	ctəu	ckəu	ɛhəu	ɛp'əu	ɛli	ɛts'i	ku	ɛfu

## 三

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假摄和果摄字主要元音复杂多样的读音中,到底蕴涵着什么样的规律呢?假、果两摄字的主要元音在演变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了解汉语元音演变的普遍规律以及假、果两摄字韵母从古至今读音演变的总体情况。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元音的变化都可以自身为起点,沿着两个主要的方向去寻找其他可用的发音部位。如果以舌面元音舌位图为参照系,可以分别命名为顺时针方向和反时针方向。顺时针方向的演变方式是以某一发音部位为起点,大致沿着舌位图的四周作顺时针方向运动。反时针方向的演变方式是以某一发音部位为起点,大致沿着舌位图的四周作反时针方向运动。以舌面前低元音[a]为例,它可以沿着 [a]>[æ]>[ɛ/œ]>[e]>[e/ø]>[i/y]>[i/y]>[i/u]>[u/u]>[y/o]>[ʌ/ɔ]>[ɑ/v]>[a]>的轨迹作顺时针方向运动,也可以沿着 [a]>[ʌ]>[ɑ/v]>[ʌ/ɔ]>[y/o]>[u/u]>[i/u]>[i/y]>[i/y]>[e/ø]>[e]>[ɛ/œ]>[æ]>[a]>的轨迹作反时针方向运动。汉语元音的主要演变方式是反时针方向运动。当然,在元音运动过程中还有破裂为复合元音、辅音化、舌尖化等特殊演变形式。详细讨论见于陈立中(2004)。汉语元音主要作反时针方向运动的规律是我们解释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北部平话果、假等摄字主要元音演变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

中古果摄字除了个别字来自上古微部([\*-əi]<sup>②</sup>)之外,绝大多数字都来自上古的歌部([\*-ai])。果摄字在上古时应当是带有[-i]韵尾的。郑张尚芳在研究温州话歌韵时指出:“古汉语在歌微通转时期,歌部应和微部一样带-i尾。元月歌和文物微三部相应,都是-n、-t、-i”(郑张尚芳 1983)。到中古时,果摄字韵尾脱失了,主要元音由舌面前低元音[a]逐渐后化为舌面后低元音[ɑ]。查汉越语、日语吴音和汉音、高丽音歌韵读[a],藏文和梵文唐音对译也是[a](高本汉 1940:547—548;罗常培 1933:35;张清常 1963)。中古果摄字拟音的主要元音是[\*a]。中古以后,果摄字的主要元音逐渐高化,近代时主要元音念半低的[\*ɔ],到了现代,北京话果摄字的主要元音念成舌面后半高元音[o]。请看下列例字读音的古今演变情况:

	多开一	歌开一	荷开一	婆合一	螺合一	坐合一	过合一	火合一
上古音	* ctaɪ	* ckai	* cɣai	* cbuai	—	* ɔdzuai	* kuai <sup>o</sup>	* ɔhuəi
中古音	* cta	* cka	* cɣa	* cbua	* clua	* ɔdzuə	* kua <sup>o</sup>	* ɔhua
近代音	* ctuo	* cko	* cħo	* ɔp'ua	* ɔluo	* tsuo <sup>o</sup>	* kuəo <sup>o</sup>	* ɔhuo
北京话	ctuo	cky	cxy	ɔp'o	ɔluo	tsuo <sup>o</sup>	kuəo <sup>o</sup>	ɔxuo

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已经很难见到中古果摄字今带[-i]韵尾的例子了。主要元音念成[a]的情况也只出现在部分地方且只有“大哪那茄瘸靴”等少数几个字。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地方的果摄字主要元音像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一样念成[o],但大多数地方的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里果摄字的主要元音很显然已经超越了舌面后半高元音[o]的位置,演变成了舌面后高元音[u],有些地方还破裂成带舌面后高元音[-u]或[-w]韵尾的复合元音,有的还前化为舌面央元音[ə]、[ɯ]乃至舌面前高元音[i]。可见,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果摄字在脱失[-i]韵尾后,主要元音大致是沿着[a]>[a]>[ɔ]>[o]>[u]>[u]>[i]>这样的轨迹在作反时针方向运动,其运动的幅度远远超过了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

上古歌部字韵尾[-i]的脱失是汉语语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打破了原有语音系统的平衡。因为,韵尾[-i]的脱失使得歌部字([\* -ai])与原本以[a]为主要元音且没有韵尾的鱼部字出现了整体合并的可能,事实上有一部分歌部字和鱼部字确实合流并最终导致了中古假摄的产生。如果这一合并完整地实现的话,鱼部字数量就会陡然大增,势必产生大量新的同音字,对言语交际产生影响。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歌鱼两部合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汉语语音系统开始了一场规模庞大、时间久长、影响深远的调整,系统中的每一个元音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随波逐流,在新的平衡系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空间,本文主要讨论上古歌、鱼两部字和中古假、果、遇三摄字主要元音的演变情况。为了达到新的平衡,歌部和鱼部都采取了分化的办法。歌部一部分字和鱼部的部分字合流,组成中古的假摄,仍然占据原先归鱼部字所有的舌面前低元音[a]的位置;另一部分歌部字与个别微部字演变为中古的果摄,主要元音后化为[ɔ],并在中古后逐渐高化(>[ɔ]>[o]);还有一部分歌部字与支、脂两部的部分字合流,形成中古止摄的支、脂韵。鱼部字除了部分字与歌部部分字合流,组成中古的假摄外,其他字组合为中古的遇摄,主要元音后高化

为[ɔ](鱼韵)或[u](模、虞韵),并在中古后进一步为高化为[u]或前化为[y]。在各地汉语方言假、遇等摄字的今读音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系列变化的痕迹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也不例外。但是,正如果摄字一样,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假、遇等摄字主要元音的运动幅度远远超过了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

假摄字从中古到近代直至现代,主要元音基本上保持在舌面前低元音[a]的位置(三等字受介音的拉动,在近代时在舌面前位置高化为[ɛ],在北京话中又受舌尖后元音的拉动演变为舌面后半高元音[y],但在不少方言中三等字的主要元音仍念成[a])。请看下列例字古今读音的情况:

	马开二	茶开二	哑开二	借开三	遮开三	蛇开三	瓜合二	花合二
上古音	⁊mea	⁊dea	⁊ea	tsia <sup>°</sup>	⁊chia	⁊d̪iai	ckoa	—
中古音	⁊ma	⁊da	⁊a	tsja <sup>°</sup>	⁊t̪eja	⁊d̪zia	ckwa	chwa
近代音	⁊mua	⁊t̪s'a	—	tsie <sup>°</sup>	⁊t̪sie	⁊sie	ckua	chua
北京话	⁊ma	⁊t̪s'a	⁊ia	t̪cie <sup>°</sup>	⁊t̪sy	⁊sy	ckua	chua

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假摄字的主要元音并没有在舌面前低元音[a]的位置上停滞不前,而是沿着反时针方向继续运动,有的地方演变为舌面后半低元音[ɔ],许多地方演变为舌面后半高元音[o],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舌面后高元音[u],还有些地方进一步破裂为带舌面后高元音韵尾的复合元音或前化为舌面央元音。

遇摄字的主要元音到中古时已经由[a](上古鱼部字)和[ɔ](上古侯部字)演变为舌面后高元音[u]。这些字的主要元音在近代音系乃至现代音系中基本上保持在[u]的位置上,仅有部分合口三等字在北京话音系中演变为舌面前元音[y]。请看下列例字古今读音的情况:

	布合一	路合一	粗合一	裤合一	鱼合三	扶合三	厨合三	雨合三
上古音	pua <sup>°</sup>	la <sup>°</sup>	cts'a	k'a <sup>°</sup>	⁊jia	⁊biwa	cd̪wo	⁊y̪iwa
中古音	pu <sup>°</sup>	lu <sup>°</sup>	cts'u	k'u <sup>°</sup>	⁊jiø	⁊biø	cd̪iu	⁊syu
近代音	pu <sup>°</sup>	lu <sup>°</sup>	cts'u	—	⁊iu	⁊fu	⁊t̪s'iu	⁊iu
北京话	pu <sup>°</sup>	lu <sup>°</sup>	cts'u	k'u <sup>°</sup>	⁊y	⁊fu	⁊t̪s'u	⁊y

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一些地方遇摄字的主要元音也像在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一样念成[u]或[y],但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读音:(1)念成[a],例如湖南道县小甲土话“女蛆徐除诸书煮暑鼠薯居车~马炮据锯~子虚嘘吹~许鬚胡~续厨柱住朱输~羸主树

句”等字韵母都念[ia]；(2)念成[ɔ]，例如广东乐昌长来土话和湖南宁远东路平话；(3)念成[o]，例如湖南道县小甲土话；(4)念成元音破裂后产生的带[-u]或[-w]韵尾的复合元音，如湖南东安花桥土话的[əu]、湖南江永桃川土话的[au]、湖南桂东普乐和汝城文明土话的[yw]；(5)念成展唇元音[y](例如湖南冷水滩岚角山土话)或前化为[e](例如湖南临武城关土话、广东乐昌饭塘土话、广西临桂两江平话)；(6)念成舌面前复合元音[ei](例如湖南冷水滩岚角山土话)或念成舌面前半高元音[e](例如湖南东安花桥土话“鱼渔锯去”等字)；(7)念成舌尖元音，如湖南宁远张家土话的“数名词梳～头初诉做祖组粗”等字，湖南东安花桥、冷水滩岚角山土话的“诉做”等字韵母念成[i]；(8)还有一些遇摄字在一些地方念成自成音节的鼻音韵母，念成[m]的如广东乐昌饭塘土话的“鱼”等字，念成[n]的例子如下：

	蓝山太平	宁远平话	宁远张家	江永城关	道县小甲	江永桃川	东安花桥	冷水滩岚角山
武	u <sup>o</sup>	vu <sup>o</sup>	ɔ̄u	cvu	ɔ̄u	ɔ̄j	cvu	ɔ̄j
鱼	ɔ̄j	ɔ̄pɔ̄	ɔ̄j	ɔ̄ju	ɔ̄pɔ̄	ɔ̄pau	ɔ̄pe	ɔ̄yv
五	ɔ̄j <sup>o</sup>	ɔ̄j <sup>o</sup>	ɔ̄j	ɔ̄j	ɔ̄j	ɔ̄j	ɔ̄j	ɔ̄j
伍	ɔ̄j <sup>o</sup>	ɔ̄j <sup>o</sup>	ɔ̄j	ɔ̄j	ɔ̄j	ɔ̄j	ɔ̄j	ɔ̄j
午	ɔ̄j <sup>o</sup>	vu <sup>o</sup>	ɔ̄j	—	ɔ̄j	cjav / ɔ̄j	ɔ̄u	ɔ̄j

前三种读音代表了遇摄字主要元音在演变的早期阶段的读音状况；后五种读音则说明在这些地方的土话或平话中，遇摄字主要元音运动的幅度远大于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各代表点遇摄字的读音情况举例如下：

	布合一	路合一	粗合一	裨合一	鱼合三	扶合三	厨合三	雨合三
湖南桂东普乐土话	pvw <sup>o</sup>	lvw <sup>o</sup>	cts'vw	k'u <sup>o</sup>	ɔ̄ny	ɔ̄fu	cts'y	ɔ̄y
湖南汝城文明土话	pu <sup>o</sup>	clu	cts'vw	k'u <sup>o</sup>	ɔ̄ny	ɔ̄fu	cts'y	ɔ̄y
湖南资兴兴宁土话	pu <sup>o</sup>	lu <sup>o</sup>	cts'u	k'u <sup>o</sup>	ɔ̄ny	ɔ̄fu	cts'y	ɔ̄y
湖南宜章赤石土话	cpu	lu <sup>o</sup>	cts'u	k'u <sup>o</sup>	ɔ̄ny	ɔ̄fu	cts'y	ɔ̄y
湖南临武城关土话	pə <sup>o</sup>	le <sup>o</sup>	cts'ə	k'ə <sup>o</sup>	ɔ̄ny	ɔ̄fə	cts'y	ɔ̄y
湖南新田南乡土话	pu <sup>o</sup>	clu	cts'u	ku <sup>o</sup>	ɔ̄u	ɔ̄fu	cts'ə	ɔ̄u
湖南宁远张家土话	—	le <sup>o</sup>	cts'i	—	ɔ̄l	ɔ̄fu	cts'y	ɔ̄y
湖南道县小甲土话	pu <sup>o</sup>	lo <sup>o</sup>	cts'o	—	ɔ̄pɔ̄	ɔ̄xu	cts'o	ɔ̄u
湖南江永城关土话	pu <sup>o</sup>	lu <sup>o</sup>	cts'u	hu <sup>o</sup>	ɔ̄gu	ɔ̄fu	cts'iu	ɔ̄vu
湖南江永桃川土话	pu <sup>o</sup>	clau	cts'au	xau <sup>o</sup>	ɔ̄gau	—	cts'ia	ɔ̄xau
湖南冷水滩岚角山 土话	pei <sup>o</sup>	lei <sup>o</sup>	ct'ei	k'v <sup>o</sup>	ɔ̄gvv	ɔ̄vei	ɔ̄zy	ɔ̄y
湖南东安花桥土话	pu <sup>o</sup>	ləu <sup>o</sup> / lu <sup>o</sup>	cts'əu/ cts'u	k'u <sup>o</sup>	ɔ̄pe/	ɔ̄vu	ɔ̄dzy	ɔ̄y

	布合一	路合一	粗合一	裤合一	鱼合三	扶合三	厨合三	雨合三
广东乐昌长来土话	po <sup>2</sup>	lo <sup>2</sup>	cts'ɔ	k'u <sup>2</sup>	yo <sup>2</sup>	cfu	ctɔ	jy <sup>2</sup>
广东乐昌黄圃土话	pu <sup>2</sup>	lu <sup>2</sup>	cts'u	k'u <sup>2</sup>	ɔy	cfu	ctʃ'y	ɔy
广东乐昌坂塘土话	pua <sup>2</sup>	lua <sup>2</sup>	cts'uə	k'uə <sup>2</sup>	əm	cfuə	ctʃ'y	ɔy
广东乐昌三溪土话	pu <sup>2</sup>	lu <sup>2</sup>	cts'u	k'u <sup>2</sup>	ɔj	cfu	ctʃ'y	ɔy
湖南省宁远东路平话	pu <sup>2</sup>	lu <sup>2</sup>	cts'ɔ	—	əŋ	cfu	tʃ'y <sup>2</sup>	vu <sup>2</sup>
广西临桂两江平话	pu <sup>2</sup>	cləu/lə <sup>2</sup>	cts'ə	fu <sup>2</sup>	ənə	cfu	ctʃ'iə	ɔiə

##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假、果、遇三摄字主要元音在上古、中古、近代及北京话音系中的读音情况,以及在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中演变的大致轨迹。请看下表:

	上古	中古	近代	北京话	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		
假摄	[-a]/[-ai]	[a]	[a]	[a]	[a]→.....→[ɔ]→[o]→[u]→[ou/əu]→[ə]		
			[e]	[y]	[e]→[i]		
果摄	[-ai]/[-əi]→[a]	[a]	[ə]	[o]	[a]→.....→[ɔ]→[o]→[u]→[u]→[i] ↓[əu/ou/əu/xu/əu]→[ə]		
遇摄	[-a]/[-ə]	[u/o]	[u]	[u/y]	[y] [i] [a]→.....→[ɔ]→[o]→[u]→.....→[ə]→[e] ↓[ə]→[m/b] ↓[yu/əu/au]→[y]→[ə]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假、果、遇摄字主要元音的运动幅度上,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明显地大于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果、假两摄字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分别以[o]、[a]为主要元音,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则多分别以[u]、[o]为主要元音,有些地方还念成舌面后破裂复合元音或舌面央元音甚至前元音;遇摄字在北京话及其他许多方言音系中以[u]或[y]为主要元音,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则多念成舌面后破裂复合元音及舌面央元音、舌面前单元音或复合元音、自成音节的鼻辅音甚至舌尖元音。是什么力量造成了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北部平话与北京话及其他许多